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慕容滅西燕

姚萇滅秦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
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
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
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
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
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
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

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兵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

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逆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實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慕容相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見方以才

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能勸將來

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慨
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
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
翟斌于新安澠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
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
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
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
後代當滅燕慕容暉之子克弟我之仇敵而布列
朝廷貴盛豈以二臣獨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

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
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
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
職執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是變
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
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
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
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
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
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

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
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鸞室但見
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
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
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
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
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
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
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

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
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
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
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
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灌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
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
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
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

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
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
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
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
自王猛之死秦之濼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
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
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
及 荊州刺史栢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
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
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

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栢豁卒 冬十
月辛丑以栢冲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
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
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
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兖州刺史領廣德以相監
江北諸軍事栢冲以秦人獲盛欲移阻江南奏自
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詔議參
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是后父
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
郎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
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

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
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
曰安之明乃能遠舉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相公府見其
使才雖廢夜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
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
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主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
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荀萇尚書慕
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
鄧之衆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右越帥精騎一萬

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
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荀池右將軍毛當疆弩將軍
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
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
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
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
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
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
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
謂之夫人城相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
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荀萇曰吾衆十倍於敵換

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
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
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
會襄陽 秋七月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
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
征南棊劫之執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
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
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時貽超
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
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
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提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

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
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
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
其特原之今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
切譴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
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
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
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
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孰慮
不可倉猝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

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
仞之雀也況庶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
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
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
又何必親臨鑿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
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
蒙矢石也取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
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
引退稍遠也秦未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
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
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

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
容越拔順阻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
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
鎮襄陽選上才望禮而用之相沖以襄陽陷沒上
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
軍將軍九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
泗口欲遣明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
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
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
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
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

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
城之衆隨超奔之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
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成之夏四
月秦毛當工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
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璩
之秦兵六苗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
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
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
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
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
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

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
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
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
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
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
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爲民以毛當爲徐州刺史
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
史戍下邳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
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為
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拒沖之功

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
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
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
不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
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
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
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
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
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
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
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

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
書令梁謹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昫為
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
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氏戶
三千與騰竝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
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土將
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
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二千二百堅送
丕至灞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
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
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

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
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
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冬十一
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
仲帥眾二萬寇竟陵相沖遣南平太守相石虔當
軍參軍相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
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龍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
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
千級俘虜萬人詔封相沖子謙為宜陽侯以相石
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
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相沖使
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
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
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
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
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
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壁軍門則走
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

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
尚書左僕射權翬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
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相冲皆
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
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
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
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
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
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
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
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

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
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
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
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
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
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
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
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疆兵百萬
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
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
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

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
寵育鮮卑羌羯本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
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
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
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
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
晉校其疆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
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
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
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
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
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疆小併於大
此理執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
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
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之言豈有混壹
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
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
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曰陽平公融
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
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
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土曆

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裔
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
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
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
南游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
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
擲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太上虞
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
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
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
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

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
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
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
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
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執也后稷播殖百穀因
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
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妾又聞王者出
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
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

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
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
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
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
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
有謝安栢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
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栢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
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
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
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

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
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
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栢沖退屯沔南秋七
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栢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
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
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
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
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
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
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
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

尚書相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
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
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
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
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
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
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
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
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十五
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
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
百輕以

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
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垂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
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
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
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
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苗艘陽
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崔暹射謝
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
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相伊
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

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
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
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
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
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相
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
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宜留以爲
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
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

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寯爲淮南太守慕容
垂拔郟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
衛將甲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
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
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
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
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
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
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
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

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
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
牢之且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
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
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
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
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
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
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
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

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
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
曰我家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
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
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
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
欲以即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
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
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
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
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

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

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不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

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投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果於未孰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

李蠻閔亮尹國帥眾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眾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囚獲鄴起兵垂不從丕

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眾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眾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

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
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符飛龍帥氏
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
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
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
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
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
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
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
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
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
以丕與符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
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
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
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
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
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
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
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
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
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
得侍見及殺符飛龍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更

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
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
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
將雪先王之耻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探甲直進
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
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
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
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
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
池盜不駿馬數百疋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
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
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
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
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
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
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
平原公暉聞其殺符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
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
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
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
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

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同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誥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

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驥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

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
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稀略取康臺牧馬數千
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
衆至數萬驥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
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
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
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儂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
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
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

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位以石
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
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
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
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
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
參軍慕容騰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
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
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
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
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

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不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永誥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旣而相繼敗没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儻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寔守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誣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謂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執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

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
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
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
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
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執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
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
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
遺不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
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
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
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

阿 相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
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
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
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
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
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
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
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
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
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

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
桓及八鳩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
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
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
史苻宏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卑衆
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衆遂盛自稱
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
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
王取一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
吾安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
刺史入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

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
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
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
使竇衝討之 庫儻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
垂封偉為安定主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
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
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
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
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
也溫燕王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
衆將犇關東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之邀

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

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 秦竇衝擊慕 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泓以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兵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賢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兵工為相

國中山王爲大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且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宏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符定符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

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恐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瀟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爲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冲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符亮符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符鑒麟威聲大

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水平州刺史符冲
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
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
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
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
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成驪山拜平原公暉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
於鄴四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
公琳帥衆三萬拒冲於灞上琳宇皆敗死冲遂據
阿房心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
真犇叩鄆事見丁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

真犇

叩鄆

事見丁

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

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理不
如退屯新城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
且爲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
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
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
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
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冲進逼
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
責由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
代曰冲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冲

遣使軍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
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
貸符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
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
遣宦者宓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
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
招集不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
弊去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
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
驤將軍張宗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
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

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
栗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
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
谷代郡兵屯繁峙燕太子太保慕輿苟之子丕零
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丕樂
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犇燕公孫
希之衆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
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
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
司馬揚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
軍劉牢之等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兗州軍

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
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弘書
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
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
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
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接猶懼不獲而公豪
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
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
以力能制不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長聞慕容

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上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
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長曰不然燕人因其衆
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
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
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
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
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
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長至新平新平士守南
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以馮羽
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
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臣乎
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
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亦為土

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爲亂十二月暉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雷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入衆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以意暉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不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玄玄欲徭不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不款誠并述揚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不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

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襄留諸將攻新平白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

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揚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

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永魔弟運之孫石子
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破之
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 三月燕王垂攻鄴
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
樂浪王温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
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
中郎睦邃近出遠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
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
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
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
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

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温在中山兵
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
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
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
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
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温
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
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
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
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
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

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
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
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
相待為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
兩軍相繼執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
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
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丕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
公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
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
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
禁民養蠶以桑椹為甯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

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遂等皆來迎候
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

外救不至後秦王苻使入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
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
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苻圍而
院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轉長安秦王堅
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
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
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
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

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
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
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
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冲所略者
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
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
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
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
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
衛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爲冲所擒定秦之驍
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父長得乃留六

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
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
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
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
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
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
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
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
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
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

揚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
宏犇武都投氐豪彊熙假道來犇詔處之江州長
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
之玄兵敗不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
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
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
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
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
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
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
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
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由萇遣
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
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
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
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
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
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充兵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

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符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符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

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犇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公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符定符紹符謨符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充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充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眾數萬與秦州刺史王

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
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
以定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與
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
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充于博
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
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
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
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
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

陵執充及符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
之衆救充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
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
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符定據信都以拒燕
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苻長如
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
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
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
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

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王冲樂在長安且畏燕
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父安之計鮮卑
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
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
容恒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十顛爲
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
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顛殺之於臨晉恒怒捨
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恒營
恒立西燕王冲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冲曰威
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
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

公永持瀆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
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旣東長安
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永胡郝
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毅爲丞相
扶風王麟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
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
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毛興襲
擊主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
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抱罕諸氏皆厭苦兵
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爲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

於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苻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苻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苻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王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 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

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苻永為左丞相大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苻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

三長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兵谷方成兵敗後秦王長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日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

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符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成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長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

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不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思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

其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 十一月秦尚書寇遣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

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王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王永悉誅燕主雋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鑿爲死休字每戰以劔稍爲方面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

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旣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爲皇后勃海王懿爲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

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
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
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
傑三萬立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南秦
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 夏四
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守涇陽
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
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碣磳
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
爲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
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心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

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
也垂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
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
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長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
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續帥衆二萬自頻陽入
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
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續遂與師奴絕西燕主
永攻續續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
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符登近在瓦亭將乘虛
襲吾後萇曰符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
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閒吾必破賊而返登雖

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云
犇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
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
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犢復列兵拒守萇攻
之十二月禽犢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
州刺史徐萇壘拔之執萇而數之萇罵曰汝姚萇
罪當萬死符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
寵極矣曾不如大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
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
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萇悉阮其士卒以妻
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塋尸鞭撻無數剥衣裸

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
各解歸關西豪桀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
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
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
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
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符登陛
下踈屬猶欲復讎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

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
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長曰爲臣弒君而立
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
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
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
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
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
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
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
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昱守安
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

女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
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
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戰殺七百餘人
衆身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
姚長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
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
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
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
密追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 秦主登之東也後
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成隴城
邢奴成冀城姚詳成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

執邪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
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
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都督隴右
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
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
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
丕旣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
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
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寬詐遣使招秦主登許
關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
地爲鎮軍將軍

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上萇
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
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
地爲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
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
守齊益勇於新羅堡克之益勇走秦主登攻後秦
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
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
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
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

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二輔壁壘皆應之獨鄆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旼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苻登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苻登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苻登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賢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父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兖州刺史彊

金楷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爲質後秦主苻登將數百騎入金楷營羣下諫之苻登曰金楷旣去符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旣而羣氏欲取苻登金楷不從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苻登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登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

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保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

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符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巴蜀人在關

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郝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苻叒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符登以著之苻從之太子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與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苻使與還鎮長安冬十月後秦主苻疾甚還長安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

有覺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旣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楊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己亥後秦主苻叒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

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
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符登之策萇曰
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
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
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
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
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符登未滅而
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
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
史狄伯支爲司馬帥衆伐秦



